

# 卷四

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目

自古青春有几更憐國內嬌恣荒淫只怕沒休時慾海沉淪无底共說鄭

家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說春秋列國分爭恃強厭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善政

最少淫風偏多單說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

愛及長到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媯之

容貌萬端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

移恍恍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姬之居窺見少年堪作鴛鴦之配惜彼

青春窈窕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關房中有兩個丫環一名荷

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

書名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2  
編號 D86632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0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株林野史十六回 民國六年上海新書林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株林野史 卷之一

株林野史三卷終

株林野史卷之四

第九回 泄大人陰府封王

夏徵舒地獄伸冤

話說楚王聽申叔時之言復立陳成公孔儀二人亦各歸國孔寧回到家中才住了十餘日一日早起廁中淨手剛剛走出門來忽見一陣陰風淒淒撲面而來孔寧打了一個寒噤于濃露中間見夏徵舒遍身血污手執兩刃咬牙切齒大罵道孔寧快快還我命來又見徵舒后邊靈公披髮跣足正中心帶着一枝狼牙箭向孔寧說道你害的我好苦后邊跟着四五個惡鬼俱是手拿鉄鎖風擁而來孔寧一見魂飛天外魂散九霄急忙入戶內早被徵舒走近面前劈頭一刀砍倒在地手足直挺挺的叫他不應面如土色家中人皆无法只得扶他起來大家抬到床上住了半天到了日中之時方纔漸漸醒來大叫頭痛不止家人不知何故孔寧立起身來跳到床下二目開張兩眼直視用手拿起一把椅子將家人亂打衆人方覺他瘋了大大小小俱各亂跑也有害怕跑不動的

俱被孔寧打傷孔寧有一老母六旬有餘被孔寧一椅打倒昏迷在地登時氣絕孔寧只有一兒年方六歲亦被孔寧一椅打死其餘家人俱各逃散只剩一個小廝名喚劉三聞聽他主人如此拿了一根短棍跑進房來那短棍把椅子架開奪過椅子來將孔寧抱住扶出門外家人等方纔放心及看老母小兒俱死合家不由大哭孔寧聞得哭聲在外邊越跳得利害了也是孔寧該死一跳跳到荷花池邊身手往裡一閃閃到池中劉三等看見急忙來救及至救上來已死得挺挺的了劉三視之不勝悽慘家人无奈只得叫劉三買了棺木殮葬他三人不題且說孔寧死后儀行父正在床上睡熟只覺夢中看見靈公孔寧夏徵舒來拘他到帝廷對獄夢中大驚翻到床下氣絕而亡正應他與吳氏說誓之言孔儀二人死后大夫轅頰等聞之痛快之極因又奏于陳成公道孔儀二人乃先帝幸臣勾引先帝淫遊株林以至喪命俱係二人之罪今无疾暴死可見天不容罪人於其世也主公宜順天之意將二人棺木打開俾其首級禁其死尸抄其家私洩主公之恨以告先帝之靈成公准奏即刻命轅頰帶領二百兵丁至孔儀二人之家將府第團團圍住抄出家私將二人棺木打開尸首用鎗挑出剝爲肉泥而去這儀行父家已无老小只有孔寧的妻在見這光景只得披髮赤足自后門逃出后成公又貼出一張告示來凡孔儀兩家家眷到處不准收留如或容匿一例同罪后孔寧妻同他一個女兒到處无收留乞食亦无人給他七日飢餓而死這話暫且不題且說這孔寧池中溺死遂同陳靈公夏徵舒等捉了儀行父一些冤鬼往陰曹地府而走走到鬼門關把門小鬼合他要買路錢這孔儀二人本是无人与他燒帛錢的那有錢銀與他那小鬼見他无錢拿過鐵蒺藜便打還是陳靈公與他說個情門上小鬼方才放他過去過了鬼門關往前又走到風都城孔寧抬頭一看見左邊一人頂帶大鎖手足俱是長釘釘了兩個小鬼在那裡亂打及詳細看認的是張黑夜遂叫道黑夜你怎此間受這苦罪黑夜回頭一看見是孔儀二人切齒大罵道都是你這

狗才使我至此孔寧道怎麼是我害你黑夜道我在陽世三間殺人放火亦有罪的了處斬之后到陰司無罪矣只因你叫我殺了泄治放我歸家誰知泄治死了上帝說他是個忠臣封他做陰司城隍他卽着一夥鬼將我拿來先是上油鍋烹我烹了一會沒烹死又把我拿大鎖鎖了手脚俱是長釘釘了欲死不能死欲活不得豈不是你害了我麼孔儀聞聽此言嚇得毛骨悚然急急跑過又往前走走了不遠儀行父就見兩個小鬼在那裡推磨行父叫道鬼哥你推的却是何人小鬼道這是儀行父的妻子吳氏因他在陽間不賢所以拿磨研他你門莫非與他送小禮的麼行父不敢回答竟自往前走去只聽那磨上小鬼罵道閑扯淡不是與他送小禮問我怎的這一夥陰鬼又往前走走了許久見一高台台下有四五個小鬼守着見孔儀二鬼來到忙叫道你二人快來上台看看家中這叫做望鄉台二鬼聞言卽隨着小鬼上到台上孔甯望他家中見轅頤領帶兵卒發他的棺木剝他的尸首房宅盡焚屋宇皆傾行父見家中也是如此不覺一陣心酸昏倒在地半天纔起來耳中聞有竹板聲二人張目一看見一新來的小鬼在那裡跳跳鑽鑽手拿竹板在那裡唱蓮花兒調二人說道此是甚麼去處你還在這裡歡喜你在陽間是個甚麼人小鬼道我在陽間是個推小車的因我路上救了一個女子死後無罪叫我脫生富貴之家去了我爲何不樂二人說道咱兩個陽世做了一世顯官死后連這推小車的也不如閻王見咱還不知加甚麼罪哩說完二鬼大哭不止守台的小鬼見他這個光景忙唱道你兩個還不下台遲了時刻我們是有罪的拿起棍子將他兩個趕下台來靈公徵舒接着又往前走說着走到閻羅殿下進了大門又進了儀門上面坐着閻王威風凜凜下邊站着許多鬼卒孔甯偷眼一看見內中也有老母和他兒子俱在那裡鎖着孔甯也不敢言語只見拿他的一個小鬼手執令牌上前跪道小人奉命拿孔儀二人今已拿到閻王怒氣冲天拍案叫道快與我拿上來小鬼卽將孔甯儀行父帶上一聲喝道跪下孔儀只得跪下磕

頭上面又叫道陳平國夏徵舒俱帶上來只見小鬼又將他二人帶上只聽閻王說道陳平國在陽世係一國之君暫準平身聽審又見靈公站起侍立一旁只見閻王拍案道陳平國雖係无道昏君其淫樂點不至如此之甚都是孔儀兩個狗逢君之惡淫了夏姬殺了泄冶罪惡滔天今日到吾殿下尙有何說二人叩首道小人引君淫樂罪固難逃夏徵舒擅殺人主也該有罪才是閻王道徵舒雖殺平國也是他羞惡之心發於難已且被楚莊王車裂以殉其罪已加刑矣凡罪不甚重者陽司加刑陰司即可開釋你二人罪惡重大陽間又得善終不可不重懲的叫小鬼每人打四十大板送到城隍泄老爺那邊落監便了鬼卒答應一聲一齊將孔儀二人扯倒在地每人打了四十叫呼連天鮮血滿地鬼卒打完遂上了大鎖扯着就走煞時間走到城隍台下泄公一見孔儀二人不由怒髮衝冠大罵道你們陽世三間淫入婦女殺害忠良奸賊奸賊怎麼也有今日不容分說命小鬼拿鋼叉插到油鍋內立刻烹死鬼卒即時燒滾油鍋將二人插在鍋內直烹得頭腿直挺挺的方才了事又吩咐道靈王無道不聽忠言信服奸佞論罪宜打在九層地獄受罪十年姑念前世君臣之情教他成一個窮秀才教學終身以抵其罪夏徵舒弑君之罪不得免的但念陽間車裂之苦命他還陽脫生一樵夫打柴終身泄冶將此犯法衆鬼發落已畢退堂而去後人有詩曰

陽世作惡不自憐

陰司報應豈能寬

縱然未到臨頭日

奸佞聞之自悚然

要知夏姬如何須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死襄老黑對蒸母

娶夏姬巫臣逃晉

按下三人陰司對獄不題且說連尹襄老娶了夏姬方才一年即從莊王出征被晉荀息射死莊王着人對他兒子黑對說知黑對平日看見這個斷懸後續的母氏身材窈窕有傾國傾城之色西施太真之容早有蒸淫之心但碍着他

老爹不便下手今日聞聽此信假粧悲痛掛孝舉哀其實心中却無限的歡喜暗道少不得這塊肉是我口裏的了那邊夏姬又是個好事的女子自從嫁了襄老見他年紀衰殘陽物微小到了交戰之時三兩弄就不濟心中大不如意見他兒子黑對生的胖胖身大力不虧知他必能長戰有心注意於他住了一年襄老死在陣上這佳人是暗暗暢快不題這黑對本與侍女秋月有首尾是日正與夏姬在房中間話忽見秋月進來黑對使個眼色與秋月秋月尚未看見黑對就別夏姬抽身到樓下等候少時梧桐月出朗如明鏡等了多時不見秋月到來無聊之極心中又牽掛夏姬此時慾心如火乃脫了上下衣服露出那又粗又長的一個東西手攢住將身眠在醉翁椅上把他消遣那夏姬與秋月間說一回已有一更天氣自歸房中安歇這秋月不知黑對等他自去睡了那夏姬到二更時候忽渴了想茶吃叫秋月可有茶麼喚了兒聲不見答應罵道小賤人這等好睡因自己起來執着燈光出房門喚個來烹茶從樓梯下徑

過黑要只當是秋月舉目一看却是他繼母假意粧做睡着下面陽物却直挺挺的豎起夏姬一眼瞧着吃了一驚暗叫這廝小小年紀到生的好大一付本錢看看他是睡着的抽身便走忽又想道他獨自在此做甚必秋月私約在此等候也未可知又把燈光近身一照不覺春心大動慾火難止以前口渴到此時也忘了渴了想的淫水流滴竟不顧羞恥吹滅了燈卸了衣裳跨上身去兩手拉開花心湊準龜頭輕輕一頓已推進半個研研擦擦就全弄進去了此時夏姬十分爽快淫水如注一落一起套了一陣又恐驚醒他不象樣子住了手跨下馬來就要偷跑黑對想這上門的生意若輕放他過去后邊到要費力不如將計就計遂假喚了一聲秋月你幾時來的伸起兩手抱牢了下面撇起臀尖突的一挺沒頭沒腦亂頂亂送夏姬便將錯就錯假粧秋月又不壞自己名頭落得受用倒箍了肩頭憑他在下一顛一聳弄得花心發癢有趣之極黑對在下面終不暢意抱牢了翻身把夏姬仰臥于床上分開兩股抬在兩膀挺緊

腰跨狠狠抽送夏姬在下面運動採戰之法亂迎亂送嬌喘時聞細腰活潑黑對見他興動伏到身上叫道心肝你今夜分外有趣又提起他金蓮來摸摸道心肝你這雙腳小得有趣我心愛的狠你今夜竟像他的了夏姬只不言又摸他陰戶生的高高緊若處女把龜頭緊靠在心裏只管研擦連叫有趣今夜快活煞我也夏姬恐怕露出冒名生員來推開了要去黑對揣知其意自己又怕秋月撞見各有心緒就住了不弄夏姬尚未出樓黑對又挑一句道秋月今夜不濟事我不盡興叫我那裡去另尋主顧夏姬低聲道尋你心愛的黑對假意道你知我心愛那個夏姬放一條門路道方才你自說愛他脚小的那個人黑對摟住親了一個嘴道我依你說今夜去做個賊去偷偷看是如何夏姬說使得夏姬回道房中暗自思想道或者他當真來哩虛掩房門脫光了衣服仰臥在床上等他黑對慢慢摸到房門口門是不關的全不費力走至床邊伸手往床上一摸赤條條仰臥着好似專等那事的黑對抽身上床覆到身上便

把陽物插入牝中儘力抽送夏姬假作驚醒之狀叫道呵呀不好了那個如此大胆黑對便答道不是外人夏姬道你好作怪趁我睡熟了公然如此無禮該當何罪黑對道你好作怪見我睡熟了公然如此知心該當何罪夏姬見他識破便輕輕打了一下道滑油賊怎知道方才是我黑對道秋月沒有這樣溫柔典雅風流情趨夏姬道油滑賊已知道了斷不可露出風聲來以後須要小心些黑對點點頭拿過綉枕墊在他腰下提起小脚沒頭沒腦盡力抽頂顛狂了一陣陽物跳了幾跳便覺洩了黑對少歇了一時慾火又動翻身馬上馬洩了又洩一夜七回方休以后天亮而出映月而入只望瞞着家人常言說得好若貪人不知除非己不爲這事漸漸傳出遠近皆知且襄老尸首尚在晉國黑對要戀美色不去迎尸國人頗有議論夏姬自知羞恥欲借迎尸之名謀歸鄭國黑對長了一個惡瘡名喚魚口睡倒在床一月不能動身這信傳到屈巫耳內屈巫遂賂其左右使暗傳于夏姬道申公想慕甚切若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早晚

即來聘矣又道屈巫的武藝高強有老子採煉之法夏姬心動歸鄭之心愈切  
屈巫又使人告鄭襄公道夏姬欲回宗國盍往迎之鄭人果然遣使來迎夏姬  
楚王問于諸大夫曰鄭人迎夏姬何意屈巫奏道姬欲收襄老之尸鄭人任其  
事以爲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曰尸在晉鄭從何得之屈巫對道荀瑩者  
荀首之愛子也瑩爲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皇戌相  
交甚厚其心欲借皇戌使請解于楚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尸同還鄭君以宓之  
戰懼晉行討亦將借此以獻媚於晉此真情見露矣話猶未畢夏姬入朝辭楚  
王奏聞歸鄭之故言之淚珠雨灑若不得尸妾誓不還楚莊王憐而許之夏姬  
方行屈巫遂致書於襄公求聘夏姬爲內室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  
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楚欲結爲姻親乃受其聘楚人無知之者屈巫后使人  
于晉送信于荀首叫他將二尸易荀瑩于楚楚信屈巫之言爲實不疑其爲他  
故也及晉人伐齊齊公請救於楚楚值新喪未發兵救應后聞齊兵大敗國佐

己及晉盟當時楚恭王即對羣臣道齊之收也因楚未救之故非齊志曰寡人  
當伐衛魯以雪冤恥誰能爲吾達此意於齊侯者屈巫應聲道小臣願往共王  
道卿此去經鄭國就便約鄭兵以冬十月之望在衛境會齊即以此期告於齊  
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托言往新邑收賊先將家屬及財帛運出城外自己乘  
輅車在后星夜往鄭國而去到了鄭國致共王師期之命遂與夏姬在館成親  
后人有詩諷之曰

佳人應是老妖精

到處偷情舊有名

採戰一雙今作配

這回鑿戰定輸贏

要知二人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株林野史四卷終

株林野史卷之五

第十一回 巫臣醉戲芸香姐 佳人大鬧牡丹亭

且說巫臣把夏姬娶在館舍向夏姬仔細一看果然生的面似海棠春月目若星朗秋波翠黛初舒楊柳朱唇半吐櫻桃窈窕輕柔丰姿仙雅雖然年近五旬猶如二八之女暗自喜道這也不枉費了我心到了晚間大設酒宴與夏姬對飲燈光之下但見夏姬面似芙蓉眉如楊柳妝成如畫春山日底盈盈秋水風姿飄逸媚態迎人不覺慾火上升陽物昂然挺起飲酒中間早將老子三陽丹吞在肚內這陽物又粗了好些又長了好些趁着酒興遂將婦人摟在床上夏姬脫得赤條條的巫臣便拉開兩腿仰起肚腹但見酥胸微露俏眼橫斜粉臂平拖鬆抱一灣秋月脂香暗竊輕搖三寸金蓮巫臣遂將那物插入牝中左拘右搯十分高興那夏姬陰戶聳得高高的龜頭往左亦往左龜頭往右亦往右淫聲浪語好不風流俄而屈巫把陽物拔出仰身臥着昂然豎起五六寸長這